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史诗 译

史诗 译

史诗 译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柔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史诗 译

史诗 译

史诗 译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史诗 译

史诗 译

史诗 译

柔嫩的
脸颊

柔嫩的
脸颊

柔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by
Natsuo Kirino

Natsuo Kirino

柔らかな頬

柔嫩的 脸 颊

[日] 桐野夏生 著

史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柔嫩的脸颊/ (日) 桐野夏生著; 史诗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7038-8

I. ①柔… II. ①桐… 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337号

YAWARAKA NA HOHO

by Natsuo Kirino

Copyright ©1999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tsuo Kirin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267

发 行 人: 陈 徵

责任编辑: 肖海鸥 田肖霞

装帧设计: 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书 名: 柔嫩的脸颊

作 者: (日) 桐野夏生

译 者: 史 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357,000

印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038-8/I.5630

定 价: 5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一九九四年八月

现代的神隐？愈加深重的谜题——小有香失踪案

八月十一日早晨，从事印刷制版工作的森胁道弘先生（四十四岁）的长女、托儿所幼儿有香（五岁）从位于千岁市支笏湖町泉乡的石山洋平先生家外出散步，就此失去音讯，相关人员立刻打110报警。如今事发一周，小有香仍然下落不明，毫无线索。森胁先生住在东京，一家人利用暑假到朋友石山先生的别墅游玩。

事发现场为海拔五百米的别墅区，地形倾斜，五岁的儿童不可能移动太远，搜查队投入五只警犬，对石山先生家半径两公里以内的山林进行了搜索，并对附近的别墅居民进行了取证调查。

最让人牵挂的是小有香的安危。即使是夏天，该地区的海拔导致夜间温度也会降到十度以下。相关人员认为，如果在山中迷路，而且没有食物，凭借五岁儿童的体力，希望渺茫。当地有传闻称，小有香被带走是精神异常者的恶作剧行为，或是有人为了隐瞒交通事故的证据。

对此惠庭警察局称：①现场位于别墅区最里面，几乎没有人从外部出入；②失踪时，下方的管理事务所没有见到车辆；③附近的别墅居民没有目击到可疑人员；④附近没有交通事故的痕迹。由此认为，此案不太可能是卷入案件或事故后造成的。

目

录

第一章	末班车	1
第二章	水的气息	39
第三章	漂流	86
第四章	洪水	133
第五章	浮标	179
第六章	水源	241
第七章	栈桥	292
第八章	溯航	362
第九章	放流	409
第十章	砂岩	432

第一章 末班车

1

石山的小腿上有儿时被铁丝网扎伤的痕迹。那是一道附着在坚硬骨头上的、小而深的褐色伤痕。他在原野上被绊倒，铁丝深深地刺了进去，连拔出来都费了很大力气。一定很疼吧？佳澄温柔地抚摸着伤痕，对少年时代的石山表示同情。当时不顾旁人目光哭过了吗？还是说逞强不让朋友知道呢？喜欢上一个男人，便会孕育出对这个男人所有时间及各种状况的想象。佳澄想，要是自己能遇到那个时候的石山，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他就好了。

但是，石山只对现在的佳澄感兴趣。他说，我只喜欢现在的佳澄。佳澄甚觉不可思议：石山，你就不想遇到相识前的我吗？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吗？石山也许隐隐察觉到佳澄在否定过去的她，不，是她的过去，所以他才会这样想。那也是出于石山对她的爱情吗？想不明白的时候，佳澄便会直接发问：

“你为什么不想遇到过去的我？”

“因为我喜欢现在的你。”石山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你就不觉得过去的我也是我吗？”

“不觉得，因为我在你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到魅力。”

“再往前啊。我们相遇之前。”

“那不都一样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喜欢了？”

“因为我现在很了解你。”

这可不算是回答。佳澄坐立不安。

“要是过去了解得更多，你也许早就像现在一样喜欢上我了。”

话虽然说出了口，佳澄却明白一切都是谎言。两人十多年前就在工作中认识了，从没想过事到如今成了恋人。而且直到最近，佳澄才知道石山的小腿上有这样的伤痕。真正“了解”对方也许是从今以后的事。若是如此，石山连自己的伤痕都没有看过。

佳澄的嘴唇悄悄靠近石山的伤痕。石山一副很痒的样子，缩回腿，两手一伸，拉起了佳澄。僵硬的床单擦过后背，阵阵发热。石山的肌肉上略带脂肪，身体充满弹力，束缚一般包裹着佳澄的全身。佳澄喜欢那样的感触，但回去的时间近在眼前。了然的悲伤和漠然的内疚，让佳澄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走不行啊。”

脸被牢牢压在石山胸口，佳澄通透的声音听起来含混不清。石山动了动身体，低沉的声音穿过胸口直接在佳澄耳边响起：

“嗯，我知道。”

“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石山沉默了。他沉默的时间长得让人忧心。不能再见面。佳澄一直以来只害怕这点。

“我决定买个别墅。”

为什么要说这个？佳澄从石山的胸口抬起脸颊，仰望着那盏小

灯将白花花的天花板半边染成了淡橘色。视线缓缓滑动，浴室的玻璃窗依旧因水蒸气而起雾。啪嗒、啪嗒的水声不时传来，一定是水龙头没有拧紧。这小小房间的每个地方都寥落得让人心痛。只有床上是二人世界，没有可仰望的天空，泛黄的遮光窗帘外究竟是怎样的风景，一次也没有看过。回过神来，佳澄发现石山一直盯着她的眼睛。

“看什么呢？”

“天花板。”

“为什么不看我？”石山强硬地捕捉到佳澄的视线。

“先别说这个，为什么提到别墅？”

“那样就可以和你无拘无束地见面了啊。”

石山黑色的虹膜中空无一物。佳澄疑惑着：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要买哪里的？”

“北海道的支笏湖。那里有好多河，可以钓鱼。”

“但是太远了，不是很难说去就去吗？”

“所以啊……”石山轻轻地放开佳澄，扭过身子，叼起一支烟。仿佛想丢掉苦涩的心情，他朝昏暗中吞云吐雾。

“也就是说，我老婆和森胁先生不是就都来不了吗？”

佳澄叹了口气：我们的关系已经这么深了吗？她感到欣喜。为了她，石山说出了买别墅的话。两人在某一天突然产生了关系，两颗心时近时远地走过了两年多时光。如今，想要彼此相拥的焦躁不断沸腾，甚至产生了此生不愿分离的强韧念头。但是石山的决定意味着退路已断，这让佳澄感受到了些微的不安：他们已经无法返回。

“那样做没问题吗？”

“你指什么？”

“很大胆呢。”

仿佛为了稳固佳澄内心的动摇，石山紧紧抓住了她的小臂。

“我很想见你。”

“我也一样啊。”佳澄喃喃道。

“你只要说回北海道的老家就好。我就说去钓鱼。怎么样？”

“是啊。”

佳澄的脸是背过去的，石山应该不会看到她复杂的表情。她确实出生在北海道，也告诉了石山。但是自从十八岁离家出走离开村子，她一次都没回去过，和家里也没有联系。她想过告诉石山其中的理由，但出生在东京富裕家庭的石山一定无法体会。这道感情的深深的褶皱仍旧无用地存在于她的心中，而石山一无所知。她有过的决心，是石山从未下过的。仅凭这点，佳澄就感觉自己比石山更强大。

佳澄的脑海中突然铺展开一片灰色的大海，那是从草坪参差不齐的校园里望到的景象。

即将入冬的大海波涛汹涌。左侧是雄冬岬，右侧是绵延到稚内的笔直海岸线。海边被混杂着小石子的黄色沙粒覆盖。海岸上捡到的石子究竟是从哪里漂来的？它们就像是一团散沙形成的，用手一掰就断了。儿时，玩伴只有野狗，总是一个人捡石子掰了玩儿。那时曾想，如果将要注视着这片大海终老一生，那么死亡比活着更好。

初中坐落在一座平缓的丘陵的半山腰，除了学生没有他人，足球的球门柱旁总是乌鸦成群。就算有学生追赶，乌鸦也没有飞起来的意思，每次都灵巧地嘭嘭跳过校园里的土堆逃走。麒麟草在海风

中摇曳，浓云低垂。登上老旧的二楼校舍背后的山坡，顶部有座宠物陵园。挂着札幌车牌的车不时会开上这里，焚烧猫狗的尸体，葬在俯瞰原野的陵园中。也许是因为建成时日尚浅，扁平的花岗岩墓石稀稀疏疏。深深插在墓石旁边地上的赛璐珞风车或红或粉，边转动发出割开风的声音。

同学们招呼也不打，都骑着自行车从佳澄身边超过。从大海来的冷风掀起藏青色雨衣下摆，佳澄总是独自回家。

佳澄格外显眼，因为她的模样与别人不同。表妹穿剩下的雨衣与别人无异，但佳澄自己将雨衣连同裙子一起改短了长度。藏青和绿色的苏格兰格子围巾是模仿杂志上的方法系的，自己剪的童花头两侧戴着的发卡用旧缎带做成。她没有拿学生书包，而是将祖父的旧书包斜挎在肩上。然而就算如此下功夫打扮得时髦，也没有人会留意。就算想顺道一逛，附近也没有粗点心店或快餐店。

蹒跚地走下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平缓山丘，穿过宽阔的国道，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家。那是空旷的海边孤零零的小食堂“喜来庄”。村里唯一的餐厅就是佳澄的家。在短暂的夏季，这里会成为海边小屋，旅行旺季时则以自驾客人为目标。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这里就会变成当地人聚集的酒馆。

佳澄其实并不讨厌陌生人的光临，但是她厌恶母亲在煮面或给盖饭浇甜酱汁时萎靡的表情，厌恶始终开着收银台算钱的父亲的冷脸，因此不会让自己置身其中。因为不穿过店面就没法进入二楼自己的房间，佳澄每天都会想象着这天客人的样子，打开镶有木格子的拉门。如果有陌生的客人，佳澄便会坐在楼梯中段倾听客人的谈话，在那里吃着零食做作业。当村里的人过来，就着各种谣言和父亲喝酒时，佳澄便会在房间里闭门不出。她不喜欢听到同学们的哥

哥哥姐姐们的坏话。什么某家的女儿和某人偷偷搞上了，在某处堕了胎，另一家的儿子进了监狱。不知何时，她自己肯定会被说三道四。在她看来，这个村里的大人们百无聊赖，所以都期待着孩子们能早日成长，引发个骚动，好让他们有话题可聊。

那天，从札幌来了自驾的客人。看到店门口停着札幌车牌的红色进口车，佳澄有种将要发生什么的预感。嘎啦嘎啦拉开拉门，放在榻榻米座位上的电视机大开，新闻综合节目的主持人的声音刺耳。父亲兴高采烈，时而坐在椅子上，时而起身拿过烟灰缸。榻榻米座位上，一个年轻男人正背对着窗户喝啤酒，旁边有个看起来很老实的女人伺候着，捧着啤酒瓶给男人倒酒。女人描着当时流行的浓眉，涂着鲜艳的口红，妆画得格外艳丽，但除了年轻并没有任何特点。从粉色迷你裙伸出的粗腿白花花的，让人厌恶。佳澄不由得垂下目光。但就算面对那样的女人，佳澄的父亲也喜形于色。

母亲依旧一脸郁郁寡欢的表情，正专心地切着什么，恐怕没有留意到佳澄的归来。佳澄暗地里瞧不起母亲，觉得她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抛弃在了某处。父亲似乎在等佳澄归来，高兴地转向佳澄“噢”了一声。

“这是我家女儿。”

“哎呀，这不是个美人吗？完全不像父亲。”

佳澄的余光捕捉到了男人眼中的好奇。

“佳澄，怎么不打声招呼？”

佳澄点头鞠躬，男人笑着抬起一只手。他穿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西服布料的磨损和小波浪短卷发都让佳澄觉得此人品味极差，但那双如年轻渔夫般俊俏的眼睛却熠熠生辉。女人则面无表情地打量着佳澄。佳澄立刻就跑上了二楼。她脱掉校服，换上牛仔

裤和毛衣，便来到楼梯中段坐下，胳膊肘支在膝头，托着腮细听男人的话。男人正用低沉的声音向父亲谈起中标的内幕。和学校打交道啊，意外地需要女人呢。他们喜欢女人呀。看到这种丑女人也会屁颠屁颠地跟过来，色鬼还真是好对付哇。男人似乎是在指着那年轻女人说话。父亲发出了佳澄闻所未闻的猥琐笑声。啤酒换成了清酒，店里飘荡起热酒呛人的气味和烤鱿鱼干的香气。佳澄打开英语读本，翻开辞典，开始查找不认识的单词。

“这位小妹。”

近旁传来声音。抬起头的佳澄惊讶地合上了辞典。男人登上数级台阶，来到了她的面前。

“你在这种地方学习吗？”

“是的。”

台阶下端的尽头是店里和家中共用的厕所。恐怕男人是来解手时仰望楼梯，才发现佳澄的存在。佳澄慌慌张张正准备上二楼，男人伸手抓住了佳澄的手腕。炽热的手。

“小妹，你将来想做什么？”

“设计师。”

“服装吗？”

“不，平面设计。”

“这样啊。不过，你可是独生女啊。”

“对。”

男人一脸共犯式的表情暗暗笑了。店里传来父亲正向女人示好的话语，但女人没有回答。男人瞥了那边一眼，向佳澄低语道：

“你要是想离开这里，联系我就好，我会出钱给你逃离的机会。我不会做什么坏事的。”

“真的吗？”

佳澄盯着男人的眼睛。男人一副微醺的模样，但绝不是在开玩笑。他一脸认真地深深点头。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塞进佳澄手中。名片似乎是手工和纸做的，颇为高级。佳澄把名片夹在读本中。看到她的反应，男人放心似的笑了笑，便飞快跳下台阶进了厕所。出来时，他已经不再看向佳澄，而是招呼那女人：

“该回去了。我喝醉了，你想不想开车？”

“开玩笑吧！”女人第一次发出疯狂的声音，两人边笑边结账离开了。佳澄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名片放在桌上。年轻男人名叫古内，在札幌北部经营一家建筑公司。佳澄把名片藏在钱包里，她后来并没有联系古内，也没有拜托对方做什么。但是那次相遇确实成为了分界点，让她的脑中形成了所谓的决心。

“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

石山两手温柔地托起佳澄的脸颊。

“我很高兴。”

虽然如此回答，但石山想为幽会而买的别墅恰巧就在自己舍弃的故乡附近，这一事实让佳澄感到畏惧。她意识到，喜悦有多大，罪恶感就有多深。

“你怎么想？”石山又一次询问，“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签约。”

“我真的很高兴，但我也许没法立刻就去。我很忙，孩子也还小，目前还无法出远门。”

石山藏起失望，提议道：

“这样啊，那就这么办吧。今年暑假，要不要试试大家一起来？也带上有香和梨纱。我也带上家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森胁先生那边我去打招呼。”

“要是你去说，那个人不会拒绝。”

石山没有说话。佳澄的丈夫森胁道弘经营一家不大的制版公司，石山则是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平面设计师。石山常说“森胁先生技术很好”，总是指定由他制版。因为有石山打招呼，道弘也接到了那家广告公司的工作。佳澄则在“森胁制版”担任总经理助理。石山是“森胁制版”的大主顾，和道弘也是朋友。

“我也会提前和典子说的。”

“不会被典子发现吧。”

“那家伙从没想过我的对象是你。”

佳澄想起了典子美丽的脸庞，秀丽的额头尤其让她印象深刻。她们只见过几次面，但典子的一切都与佳澄相反。典子和四十岁的石山同岁，听说也是平面设计师。她和石山在相似的环境中成长，具备与年龄相应的沉稳和无懈可击的态度，是个有品位的女人。只要高雅的典子在场，佳澄就会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而典子对森胁和佳澄的漠不关心也让人光火，也许她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家分包商。如果知道了佳澄和石山的亲密关系，想必典子会受到巨大打击，自负之心也会相应地摇摇欲坠。典子之所以毫无怀疑，是因为她觉得佳澄和石山毫不般配。佳澄的心被囚禁在黑漆漆的思绪中，有时甚至会被粗暴的冲动驱使，觉得粉身碎骨也要让典子知道。但她没有那么做，那样就无法再和石山见面。不，不对，在石山面前也能感觉到的名为强大的优越感，阻止了佳澄的行动。

佳澄第一次见到石山是在刚进入“森胁制版”工作的时候。她想成为平面设计师，上了设计专科学校，但机会并没有光顾她。在辗转打了各种零工后，她加入了道弘那只有四名职员的公司，主要工作是照相排版和原稿制作。她想在公司里了解一线工作，继续学习设计，但在这种仅完成订单就要持续加班的职场终究是不可能的。加班费少得等于没有，工资低，没有父母支援的佳澄为了生活已经拼尽全力，学习的欲望也被逐渐抹杀。但是那样就好，因为佳澄的首要目标是独自在东京生活下去。她开始周末在公寓旁边的小酒吧打工，收入用来买衣服或看电影，生活紧紧巴巴。

从佳澄进入公司的几年前开始，石山就已经把几乎所有订单都交给了道弘，还特意前往森胁制版亲自指挥。他说着“大公司都太粗糙了，但森胁先生的技术可是厉害”，站在操作台旁边，认真地注视着道弘操作鸭嘴笔的精巧手法。穿着亮色夹克的石山只要来到公司，灰色的逼仄职场就会吹进一股别样的风，变得清爽起来。那股风展现出一个佳澄还无法了解的世界，那是从奢侈和游刃有余中生出的魅力与能力。自己终于从那个村子逃了出来，但有人从出发点上就与自己不同，这样的事实让佳澄心中充满了纯粹的惊异。比她大六岁的石山来自成熟的世界，并未引起佳澄的兴趣。

“第一次见面时，你看起来一直心不在焉的。”

“那时我没钱，累得不得了。”

“但你还真是优哉游哉啊。”

“年轻嘛，就算穷也很自由幸福。”

石山歪头想了想。

“咱们在新宿偶遇过一次吧，是个冬天的星期天。你刚买完新

衣服，我觉得你很可爱就邀请你了，可总觉得没能聊得很愉快。”

那时候啊。佳澄想起了傍晚飘荡在街头的汽车尾气的臭味和装着新衣服的纸袋沙沙作响的感触。那时，石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就在纪伊国屋书店下方的路上。虽说买了新衣服，佳澄也绝没有走得兴致勃勃。那天她和朋友一起出门购物，发生了让她心头一沉的事。

朋友穿着土里土气的天蓝色男士外套，几乎拖地。看到佳澄，她为难地笑了笑。

“我爸突然从冲绳来了。他第一次在冬天来东京，于是就穿了这么夸张的外套。”据说她父亲在那霸开出租车。“我跟他说，就算东京再冷，也没有穿这种颜色外套的男人。结果他说是为了留给我才买的天蓝色。真是土得掉渣了，可我又不能不收下。父母总是有些不可理喻的想法呢。”

话里满是抱怨，可朋友一脸满足。佳澄再次看向朋友的外套，清澈美丽的颜色就像初秋的天空，只是对朋友来说太大了。佳澄一时间恍恍惚惚地盯着外套。来到东京后，她第一次对抛弃家人、逃离村庄感到后悔。她打算摆脱一切，心底却依然沉潜着如此心绪，既对自己生气，又寂寞难耐。

就在那样的时刻，听到偶然遇到的石山说“你去买东西了吗？看起来真享受”，佳澄立刻对他的迟钝和乐天充满了憎恶。她也明白这只是石山一次运气不佳的自说自话，但是她却擅自认为，石山之所以不考虑她的复杂情感与状况，全都是因为他的家境优渥。石山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看完电影正要回家，并邀请佳澄到中村屋吃咖喱。至于当时说了什么，佳澄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她只是心情抑郁，想尽早回到自己的房间。自那以来，石山邀请她吃过好几次

饭，她却从不觉得愉快，恐怕就是那件天蓝色外套一直盘桓在心。

“你是喜欢上森胁先生才结婚的吗？”

石山的右手始终爱抚着佳澄的身体，却突然提出了触及核心的问题。每到临近回去的时候，石山就会这样责问佳澄。

“因为那个人帮过我。”

佳澄知道这样说对丈夫不甚礼貌，但还是直率地做出了回答。在连车票都买不起的困难日子，她曾从钱包拿出古内的名片静静注视。名片的角已经磨圆了。打个电话试试吧。她每次拿起听筒，却都在最后一刻停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如今再求助于身在札幌的男人也已经无济于事。而且古内的工作实在可疑，也许他只是个伪装得体的人贩子，但现在佳澄也不可能再装成不谙世事的初中生，她已经过了二十五岁。

向佳澄伸出援手的是雇主道弘。道弘比佳澄大十岁，那弓着背面向原稿的身影和公司里三位刚步入老年的技师一样，让人想象他会带着对这个小小职场的满足生活下去。他默默地走在早已预知的人生路上，以自己的技术为傲。佳澄确实尊敬他，却没有把他当男人看。然而道弘并没有那么迟钝。

一天，当佳澄决定省掉一顿午饭时，道弘把佳澄叫到房间一角，低声问道：

“佳澄，午饭怎么回事？是不是手头困难？”

“不，没什么。”

“别勉强，我会提前付你工资的。”道弘害羞地继续小声说，“作为交换，你能不能辞掉小酒吧的打工？”

“我给您添麻烦了吗？”